



世界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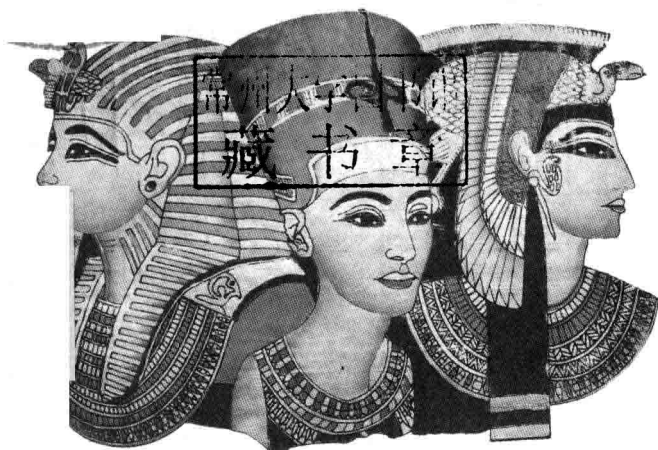
中國華僑出版社

主编 启智

第四卷

世界通史

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应该超越本民族的界域，从整个世界的角度去体悟人类精神的多样性，去体会和实践『四海一家』的人类情怀。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也有必要了解自身的历史，了解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特编撰这部《世界通史》，以期为广大读者奉献一种精神上的认知、感动和享受。



中國華僑出版社

第四章

◇ 世界现代史 ◇



世界现代史概述

世界政治格局

20 世纪前几十年是亚非拉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末已使广大非洲地区沦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入 20 世纪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拉丁美洲虽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获得政治独立，但英美很快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重新控制了该地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也在客观上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新的经济部门出现和发展，外贸增加，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加强。在此基础上，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新型的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在城市中，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中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 20 世纪初，亚非拉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成立了政治组织，在其领导下，亚洲一些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直接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受十月革命的启发和鼓舞，一战后，亚非拉许多国家先后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而原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出现激化的倾向，出现了一大批像孙中山、甘地、凯末尔、恩克鲁玛和卡德纳斯等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人物。他们提出了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纲领，对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建设成就不同程度地怀抱钦仰之心。他们同近代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认识到唤起工农的重要性，并在城乡广泛建立群众组织，注意吸收工农入党，从而使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持续性、广泛性和成熟性的新特点。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各国发展不平衡，表现在运动的领导阶级、斗争方式和运动结局的多样性上。在印度，国大党人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旗帜下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

斗争；在土耳其，凯末尔领导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开展民主改革；埃塞俄比亚的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斗争则是在爱国王公贵族领导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最后获得成功的。所有这些民族解放斗争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因而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曾经是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在 19 世纪，欧洲主宰世界，英国担任“乐队指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称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秩序看上去似乎天经地义，可以永恒存在。然而，自 20 世纪初开始，这一体系受到来自几方面的挑战。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作用下，美、德、日等国后来居上，在经济实力上赶上或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争夺殖民地、世界市场等方面矛盾尖锐，终于兵戎相见，以世界性战争的方式解决难以调和的冲突。这场主要是欧洲列强之间的血战，使点燃战争之火的欧洲本身被削弱、被改造。通过战争，英法殖民地虽然比 1914 年以前还有所扩大，但它们的实力在拼杀中严重削弱。雄踞欧洲几个世纪之久的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奥斯曼等帝国在战火中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在其废墟上出现社会主义苏联及德、奥、捷、匈、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资产阶级共和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在帝国主义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增添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一不可忽视的矛盾，这一矛盾对日后的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要影响。然而，历史性的影响及变化并没有为当时的人们所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战胜国仍然企图恢复原有的旧秩序。它们像以前一样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建立起帝国主义新的世界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成立一个仍由欧洲领导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国际联盟，以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的新秩序。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实力为基础，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实力你消我长的发展变化，这一体系也在进行局部调整。20 年代相对和平稳定时期，通过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加诺公约及其他国际性协议，缓和了战胜国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为防止新的战争，大国间进行裁军谈判，六十多个国家缔结了巴黎非战公约。社会主义苏联在战胜最初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后，20 年代开始潜心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状态。但是，短暂的和平为 1929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所打断。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内及国家间潜在的矛盾空前激化。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非大陆点燃侵略之火，企图用武力摧毁凡尔赛体系，按照新的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当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人民为抵制法西斯侵略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英等大国却推行牺牲别国利益、部分满足侵略者要求，以求自身免于战火的绥靖政策。绥靖政策不仅不能制止战争，反倒纵容了侵略。德、意、日率先建立侵略集团，而英、法、美、苏却迟迟不能建立起集体安全体系。制止侵略战争扩大的努力因彼此的矛盾作祟归于失败。1938





年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部开动。德国在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以后，便挑起新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大搏斗。人类4/5的人口，60多个国家卷入战争，战场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大区域。反法西斯的世界人民在陆地、在空中、在海洋，甚至在水下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殊死的战斗。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战争狂人，英、美、苏、中等不同制度的国家终于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同仇敌忾、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社会主义苏联在战争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德、意、日法西斯从他们侵占的欧洲、亚、非大片地区驱逐出去。进步战胜反动，正义战胜邪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完成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诸种变化，在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现代世界的轮廓清晰可见：存在几个世纪的欧洲霸权丧失了，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两相对峙的世界格局。从现在的视角看，这一格局只是世界由一极向多极，由一元向多元转化的中介。此外，这场战争本来是因争夺或维护殖民地而引起的，但一场大厮杀之后，交战的结果令交战双方始料不及，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帝国宣告结束，亚、非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即使是战争的胜利者也不得不为日不落殖民帝国安排葬礼。战争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的发展，世界面貌又因之有新的改观。在完成诸种转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反法西斯同盟国之所以获胜，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法西斯轴心国。战前，德、日等国走军事强国之路，其军力在30年代后期大增，对外扩张也连连得手，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单纯的军事强国难以维护长久。德、日最终还是被逐出强国之林。有远见的政治家由此看到，强国之本首先在于发展科技和经济。国家的安全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不单纯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而是要看综合国力的强弱。政治家们愈来愈重视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广大人民在经历困苦战争年代之后，强烈要求把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用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这样，发展经济和保卫和平就成为战后世界的主要潮流。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荡涤了法西斯的污泥浊水，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得到新的发展。

由于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时期得以摆脱20世纪上半叶所陷入的全面经济政治危机，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二战的结果是，德、意战败，英、法削弱，整个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欧洲列强主宰世界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与欧洲中心地位丧失的同时，美、苏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形成美苏两极冷战对峙的世界新格局。随着西欧的复兴、联合，



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日益强盛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又逐步向多元结构的新时代过渡。

战争引起了革命。中国、朝鲜、越南和东欧国家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它们和苏联一起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强大的新兴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创造了有利于民族独立运动成功的内外新因素、新条件。战后，在亚、非、拉兴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第三世界的崛起，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民族独立运动

欧亚大陆以乌拉尔山与乌拉尔河为界分为亚洲与欧洲两部分。亚洲占有世界陆地面积近 1/3 和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雄踞大陆的东部和南部，欧洲则仅限大陆的西北角。从近代开始，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最先产生并发展起来，凭借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优势，一些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完成了对整个亚洲的征服和奴役，西方使广大的东方沦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先差异很大的亚洲各国从此具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

进入 20 世纪后，亚洲各国纷纷从沉沦中开始觉醒，掀起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从改良到革命：20 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的激进化。20 世纪初，亚洲政治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是亚洲资产阶级日益成熟，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构成亚洲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人——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西化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结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政治态度上日益激进。

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是亚洲地区出现较早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它的产生同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变化有关。1857 年是英国统治印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印度工商业资产阶级同英国统治者的矛盾也在激化。随着印度民族资本发展，英国对印度企业越来越采取歧视性政策。

随着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三大管区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

在 20 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处在萌动之中，年轻的亚洲资产阶级开始采用革命的、激进的手段，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斗争。1904 ~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给亚洲资产阶级以外部刺激，促使亚洲一些国家



的资产阶级在1905年后的几年间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

20世纪初发生在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自从亚洲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严重阻碍了亚洲历史的发展，亚洲人民因而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19世纪的后半叶，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亚洲曾有过农民起义、士兵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领导的维新运动。尽管亚洲人民在这些斗争中曾显示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仍然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状态。在20世纪初，亚洲人民开始扬弃旧的斗争手段，正式打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两面旗帜，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开始改变了亚洲的沉睡状态。在印度，1905~1908年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提出了自治的要求，迫使英国人作出一些让步，它增强了印度人民同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信心，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预演。在伊朗，人民群众较广泛地参与了斗争，并直接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立了革命政权，只是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下，革命才被镇压下去。青年土耳其党人采用武装斗争手段，沉重打击了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暴政，将封建神权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在亚洲的东部，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辛亥革命。革命最先由驻在武昌的一支军队起义而引发，在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全国。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总之，在20世纪初的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争取民主而斗争。从此，亚洲人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被宰割、被奴役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革命因素。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却在直接或间接地镇压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现象被列宁称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亚洲人民的斗争成为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军，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初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亚洲人民在革命中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后，并没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在印度，运动最后以英国统治者与温和派妥协，激进派被镇压为结局，印度仍没能争取到自治的目标。在伊朗，半殖民地危机加深了。在土耳其，封建君主制仍被保留下来，哈米德二世的专制被军人寡头统治所取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将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能获得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不仅如此，革命运动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印度激进派的一些主张客观上对印度的教派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教派主义给整个20世纪印度历史带来不利的影响。土耳其革命后上台的军人政权没能解决好民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外交上采取亲德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将土耳其绑在德国的战车上，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20 世纪初亚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带有的局限性及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由时代特点及领导这一革命运动的亚洲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20 世纪的世界同当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已很不相同，亚洲资产阶级如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不仅要战胜本国的封建势力的反抗，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预。而亚洲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亚洲的资产阶级因而既年轻，政治上尚不成熟，又同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面对远远强于自己的政治对手，往往显示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最后导致革命运动的失败。亚洲的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遭遇到的挫折迫使他们中的激进派认真思考争取民众，尤其是争取占亚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到革命运动中来的问题。这预示着亚洲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这一地区的斯拉夫人民基本上摆脱了土耳其的民族压迫，推动了还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地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要求和塞尔维亚合并，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国家。但民族解放运动遭到了奥匈和沙俄等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它们取代了土耳其的势力，逐渐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形成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局面。奥匈不仅阻止塞尔维亚的扩大，并企图消灭年轻的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视为自己在巴尔干争霸的前哨阵地，竭力支持塞尔维亚对抗奥匈。这就加剧了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巴尔干的争夺，使其成为最敏感、最易爆发战争的地区。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最为巨大。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严重挑战，已出现动摇。英法在大战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序上保住了英国的主导地位，并且英帝国的面积还有所扩大，英国的国际影响，在德俄被排斥出世界舞台之后也有所提高。欧洲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但是，欧洲的经济、政治也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其地位作用不断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政治地图发生重大变化。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先后崩溃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大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兴起，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稳定因素增长。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资本主义各大国与苏联之间，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围绕是维护还是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巩固还是改变本国在该体系中的国际地位，以及战后和平问题，通过国际会议、多边或双边谈判、签订条约等形式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解决凡尔赛体系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内进行局部调整，维护战后的欧洲国际秩序与战后国际和平的局面。这一活动构成 20 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世界



$\frac{1}{6}$ 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不仅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且鼓舞着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并向各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崭新的寻求解放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印度的各种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各种政治派别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采取不同的策略，使各自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战后印度的前途。国大党坚持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从合作转到不合作立场，从而在印度人民心中确立了自己的威望，战后印度的独立终以印巴分治的形式来实现。

东南亚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各具特色，但综观各国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国家的重大斗争事件有：1926~1927年印尼的反荷民族起义；1930~1931年越南的反法民族解放斗争高潮和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1930年缅甸沙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德钦党人领导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和反英的学生运动；1935年菲律宾农民起义在武拉干省成立“共和国”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越南民族的觉醒。俄国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法国和中国两途径传播到越南。从20年代起，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起，担负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担，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欧洲，特别是太平洋上的战斗，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通过抗日斗争的锻炼，各国人民革命力量增强，这为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欧洲列强自19世纪末瓜分了非洲以后，到20世纪初，已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殖民统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在非洲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一时期，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和经济开发的方式加强了对非洲的经济渗透和掠夺。帝国主义统治非洲的结果，促进了非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两次世界大战激化了非洲人民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矛盾，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动，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

世界大战也给非洲的社会政治带来重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搬运工以及劳工从他们村庄的狭隘世界中被驱赶出来，送往几千里之外，无疑是一次全洲性的人口大流动。帝国主义宗主国在殖民地之间长期实行的隔离和封锁政策，大大开阔了非洲人的眼界。来自各地区的非洲人有机会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非洲人通过耳闻目睹，不仅进一步认识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凶残本质，而且也看清了他们虚弱的本质，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对于克服民族自



卑感，提高自尊心起着良好的作用。尤其是在欧洲作战的非洲士兵，他们中少数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一些人甚至亲自参加欧洲国家爆发的革命运动，有的还同宗主国的无产者建立了广泛的接触并入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在战争中，非洲士兵普遍学会了使用武器的技术，这些士兵回国后，往往对殖民统治者更加不满，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

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统治和掠夺的结果使非洲社会在现代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之前，非洲大陆除局部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尚未进入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绝大多数非洲人仍以部落和村社为中心，受部落酋长的统治。帝国主义侵入非洲，尤其是在进入 20 世纪后，帝国主义为了战争及掠夺的需要，不断地强征非洲人入伍当兵、到矿山采矿及为欧洲人当佣人等，许多非洲农民被迫离开了偏僻的乡村，流落到城镇变成雇佣工人或城市居民，从而摆脱了部落酋长的管辖。这就使得传统的部落村社组织逐渐瓦解，促进了非洲社会内部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分化。非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

影响 20 世纪上半叶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外部因素对非洲大陆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最初产生于国外后又植根于非洲大陆的泛非主义。由于各地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程度、阶级结构、种族构成不一样，这些外部因素对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同，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兴起与发展极不平衡，表现在运动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具体内容，及结果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大致可区分为北非、南非以及北非和南非之间广大的黑非洲等三类地区。在两大战之间，以非洲酋长、宗教首领组织领导的反帝斗争已经退潮，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正在产生；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尚处于酝酿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先知先觉者们还是少数人集团，同群众缺乏联系；一些人对帝国主义统治和西方文明存在幻想；民族主义者自身内部因地区、部族而存在隔阂；海内外民族主义者之间不够团结。以上因素导致两次大战之间黑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相对沉寂状态，这些不利因素在二战后才得到，黑非洲终于在二战后迎来独立解放。

20 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经历了一系列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变革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民族经济被纳入以欧洲和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经济变革带来社会变革，城市迅速发展，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而社会变革则为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拉美各国政治先后经历了改良和革命动荡，有时则陷于停滞状态。

进入 20 世纪，拉美地区出现了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影响较大的有：1910~1917 年墨西哥革命、阿根廷的一月风暴、巴西普列斯特斯长征和尼加拉瓜桑地诺反美爱国游击战争等。



世界经济科技

经过 19 世纪最后 30 年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到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经济和物质的观点看，这个阶段的特点由于两个事实而变得显著。一是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而导致物质财富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向纵深发展和横向扩散。整个世界在更大程度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以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最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是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以及由此引发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世界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稳定上升的，而是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发展。由于生产的扩展和加强超过了世界市场的需求能力，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后经济危机发生，以至于世界经济史上把 1873 ~ 1895 年这个时期称为“大萧条”时期。20 世纪的序幕也是由经济危机揭开的，1900 ~ 1909 年，两次经济危机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虽然每次经济危机都普遍导致了价格、利润的下跌和投资范围的缩小，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来看，19 ~ 20 世纪，依然是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是个“富有活力”的时代。因为危机本身是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恶性表现，而危机当中出现的激烈竞争、企业兼并，又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节方式经历了根本性变革，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完善，工业部门的日益增多，加之劳动组织和管理方法的更加科学化，进入 20 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完成了工业化。在这些国家中，工业化引起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纵深发展同时进行的还有工业化在国际上的横向扩散。资本是没有国界的，通过技术的国际传播、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移民等方式，资本主义工业扩散到了过去没有完全卷入资本主义漩涡的国家和地区，促成了全球规模的世界经济的形成。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均势却发生了显著变化。1870 年，英国的优势是无敌的；1900 年，它在整个世界工业和商业上的地位却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美国和德国兴起，对英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

美国和德国的兴起，赶上和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英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及时而迅速地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契机，采用新科技，调整产业



结构，建立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并且在新的工业部门中，改变企业原有组织方式，采用大规模经营管理。

垄断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资本主义发展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这是由垄断独占生产与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一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因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而垄断并不消除竞争，相反使竞争在更高的程度上展开了。而且垄断使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同时也使技术的发明和改良过程社会化了。垄断组织有雄厚资金，有能力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并服务于生产。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生产和销售盲目性，采取一定的计划手段组织生产，控制市场状况。在企业内部，利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生产分工和专业化，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也对垄断行为进行某种调控。1857年德国通过了反控制竞争法。1890年，美国通过赫尔曼法，禁止有组织的反竞争安排。总之，垄断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调整的结果。它扩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迅速发展。

20世纪初，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物理学革命。这场物理学革命的先锋是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1905年，年仅25岁的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其核心是论证了空间和时间的统一性，从而确立了崭新的、相对概念的时空观。牛顿力学只能解释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既能解释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也能解释在光速或接近光速运动状态下的物质。1915年，爱因斯坦又提出广义相对论，揭示了四维空间同物质的统一关系，指出空间、时间不可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空间结构和性质取决于物质的分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力生产和电力工业有很大发展。电是既简单方便又经济便宜的动力来源。同时，它又是实现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新经济政策的采取是苏维埃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它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放弃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它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新经济政策为苏俄人民指出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交通运输发达起来，城市兴起，人口增多。东南亚各国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长发展起来。

19世纪后期，尤其在1880年以后，拉美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拉美各国自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获得独立后，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控制，拉美地区



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减少了。拉美的大地产主们将自己的庄园变成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而不是为国内外市场生产产品，但是19世纪后期，由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促使拉美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这种“出口—进口”形式就这样刺激了拉美经济中原料和矿产部门的发展。由于形成这一刺激及其所需资本主要来自海外，拉美就走上了一通向“依附性”经济增长的道路，即其经济的繁荣与衰弱依赖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运作状况。

然而，拉丁美洲各国甚至一些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很多国家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是发展较快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封建性的大地产在很多国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命脉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广大拉美人民未能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尽管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期间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可历史留下的却是一部取得了显著进步的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多次世界性事变促使拉丁美洲经济部门发生了重大结构变化，成功地建立一批自己的轻工业，一些较发达的国家还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经济制度从西欧发源以后，不可阻挡地向全世界各个角落扩展。新的现代文明有其生命力也有其内在矛盾，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少数手中，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从19世纪中叶起就影响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性循环，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对生产造成的破坏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反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各国国内矛盾及各国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但是当时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一点。战后，经过一段艰难困苦的调整恢复，医治战争创伤，各国的政治经济又回到正常的轨道。

20世纪20年代是资本主义繁荣、稳定与和解时期，也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时期，1926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达到战前水平。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繁荣，这给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劫难中挣扎出来的欧洲人民带来极大希望，以为可以像19世纪那样再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以美国的财政金融制度为主要支柱的美国和欧洲的繁荣与稳定，随着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消失。

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大灾难、一次大震荡，遭受经济危机席卷的国家均发生深刻的社会的、政府的危机与动荡。

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体制是一次大的冲击。在危机冲击的漩涡中，资本主义各国都采取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措施，以求摆脱危机带来的种种困境。由于各国经济条件和政治传统均不一样，

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也不尽相同。但国家政策调整的总趋势大致相似，即利用国家权威，提高关税，增加出口，以保证国内经济的平衡；通过贷款或保护性法规等途径，援助主要经济部门增加生产；同时由政府出面，开发公共工程，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救济失业。这些反危机的措施带有很大的应急性，这些应急措施的实施，势必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以来的一次大的普遍性的调整，通过这次调整，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渡。

世界通史

世界现代史





世界现代史纪事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

1917年的秋天，俄国爆发全国性的危机。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物价急剧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战前几乎降低了一半，每1个卢布的购买力抵不上战前的10戈比。人民群众生活每况愈下。8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居民，每天只能得到200克面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执行反革命的政策，日益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持续不断，农民起义蔓延到欧俄部分90%以上的县。9月份，农民起义的次数比5月份增加了5倍。前线的士兵再也不愿打下去了，官兵矛盾不断尖锐。整个兵团拒绝执行战斗命令的现象明显增多，前线开始崩溃。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也大大增强，一些地区已发展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小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开始分裂，社会革命党内出现了左派。8~10月，皮尔姆、乌发、撒乌拉、梁赞、伊尔库茨克、明斯克、巴库等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先后同社会革命党决裂，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在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员有45000人，其中左派有4000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主张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孟什维克中形成的“国际主义者”集团也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阻止革命的发展，把国家引向资产阶级立宪民主主义的道路，于9月14日到22日召开了所谓全俄民主会议。会议作出了同资产阶级联合组成政府的决定，并成立了一个“预备议会”。布尔什维克党对预备议会实行抵制，退出预备议会，同时展开了争取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运动，并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

彼得格勒七月事变之后，列宁转入秘密活动，他被迫居住在芬兰。9月中旬，他在分析了全国总的形势之后，认为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